

第十一章

歲月如歌



歷盡歲月滄桑和人生磨難，王光美沒有選擇怨天尤人，而是選擇了寬容和慈愛。她淡泊名利，寬以待人，慷慨回報，獲得了內心的安寧，也博得了世人的尊敬和愛戴，從而成就了她晚年的幸福。



## 為宋慶齡盡一份心

王光美與宋慶齡的友誼始於上世紀五〇年代。

她們最初的交往是因為劉少奇。劉少奇和宋慶齡早在抗戰時期就相互熟悉。一九三九年，宋慶齡在香港募集了兩萬多條毛毯，解決了新四軍傷病員過冬禦寒問題。劉少奇就任新四軍政委後，特地派軍醫處長去香港，當面向宋慶齡表示了感謝。全國解放後，劉少奇與宋慶齡先後互為中蘇友好協會正副會長、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副委員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副主席。工作交往比較頻繁。他們在一起交談的時候，王光美常常充當他們的「翻譯」。劉少奇的湖南口音較重，而宋慶齡說的是上海話，兩個人「語言不通」。王光美就把他們的話分別「翻譯」成普通話，或先用英語和宋慶齡交流，再用普通話說給劉少奇聽。有時，她把這種「翻譯」當成了樂趣。

宋慶齡比王光美大二十八歲。和王光美一樣，她出生在一個大戶家庭，受過高等教育，年輕時追求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嫁給了比自己大二十七歲的著名資產階級革命家孫中山先生，成為他的親密戰友和得力助手。蔣介石和汪清衛叛變革命後，她宣佈與孫中山先生的叛徒決裂，致力於保衛世界和平的事業，並與中國共產黨保持了親密關係。為此，宋慶齡與自己的家人也斷絕了來往。一九二五年，孫中山先生去世後，她終身未嫁。

王光美很小就聽說過宋慶齡的傳奇故事，非常崇敬這位「國母」。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開國大典那天，她第一次見到宋慶齡的時候，竟然激動得不知說什麼好，兩個人只握了握手，彼此笑了笑。

宋慶齡沒有親生後嗣，但非常喜愛孩子，王光美經常帶著自己的子女去看望她，教育他們敬愛宋媽媽，叫孩子們逢年過節，給宋媽媽寫信，送自己做的賀年卡片、圖畫和手工製品。在宋

慶齡家裡，孩子們無拘無束，給她表演節目，請她看作業、成績單，甚至學舌，逗得她開懷大笑。宋慶齡也經常給孩子們送些糖果、筆記本，每年還要給他們寫上一兩封信。她在信中經常寫道：「親愛的平平、源源、亭亭、小小：你們一直是我常掛念的孩子們……」有一次，宋慶齡又給孩子們送來禮物，王光美和劉少奇就說：「你看，我們沒什麼好禮物送給您，真不好意思。」宋慶齡笑呵呵地說：「孩子們送給我的東西就是最好的禮物，我非常喜歡。」那些年，王光美和劉少奇的孩子們給晚年孤寂的宋慶齡平添了許多歡樂和慰藉。

王光美崇敬宋慶齡，也非常尊重她的意見。一九六三年，隨劉少奇出訪亞洲四國之前，特意寫信請宋慶齡在服裝、禮儀方面給予指教。宋慶齡很快回信，給她開了長長的一個單子，像大姐甚至像慈母一樣叮囑她：禮服白天穿白的，晚上穿黑的；參觀的時候可以穿便鞋，正式宴會要穿有一點跟的鞋；睡覺時務必關上空調，有電風扇的地方不要對著吹，否則容易著涼感冒；別吃生冷的東西，以免鬧肚子……王光美後來都一一照辦了。

王光美永遠不會忘記宋慶齡在「文革」中對他們和他們家人的關愛。一九六六年底，劉少奇和王光美已經被批鬥，世人對他們避之唯恐不及，只有宋慶齡還給他們的孩子寄賀年卡，還給他們送來一本《宋慶齡選集》，扉頁上寫道：「敬愛的劉主席、王光美同志」，好像什麼事也沒有發生一樣。看到宋慶齡的題詞，王光美當即感動得流下了眼淚。

一九七二年，孩子們多次向「毛伯伯」寫信，請求讓他們見見父母，因為信無法直接送到毛澤東手裡，他們就給宋媽媽等人寫信。

宋慶齡收到孩子們的信後，找機會轉給了毛澤東。這才有了

毛澤東的批示，王光美才在監獄裡見到了離散多年的孩子。一九七七年，大學恢復高考第一年，劉少奇還背著黑鍋，王光美身陷囹圄。劉平平想上大學，擔心政審過不了關，情急之中想起了宋媽媽，寫信向她求助。宋慶齡很快給孩子們回了信，鼓勵他們努力爭取，並送來了糖果、筆記本等禮物。

宋慶齡所做的這一切，王光美十分感激。一九七九年春節，出獄不久的王光美出席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春節聯歡晚會，一眼就見到了宋慶齡。她連忙走上去緊緊握住她的手。兩個人都笑了，但什麼話也沒說，就和第一次見面一樣。當時，劉少奇還沒有平反，王光美只能用緊緊的握手來表達自己對宋慶齡的敬愛和感激之情。一九八〇年五月十七日，中央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劉少奇同志追悼大會。八十七歲的宋慶齡抱著病體出席。這一次，王光美含著眼淚緊緊擁抱了宋慶齡，用自己的心和她貼在一起。

此後，王光美想找機會登門探望宋慶齡，當面表達自己對她的感激，可是宋慶齡當時已經患病，因為她是國家領導人，剛開始有關方面對她的病情採取保密措施，限制外人探望。王光美一直未能如願。一九八一年五月的一天，宋慶齡的一位保健醫生悄悄告訴王光美，宋慶齡已經病危幾次了。聽到這個噩耗，王光美也顧不上什麼規定了，趕忙叫上車急匆匆地來到位於後海的宋慶齡住所。當時宋慶齡病情已十分嚴重，神志不清，幾乎不能說話了。

王光美心裡非常難受，後悔自己來晚了。她尋思著最後還能夠為宋慶齡做些什麼，忽然記起了一件事：一九五七年，她和劉少奇到上海，去宋慶齡住所拜訪，宋慶齡向劉少奇提出了想加入中國共產黨。回京後，劉少奇將宋慶齡的想法向中央彙報。中央開會研究，最後認為，以她的特殊身份暫不加入為好，對黨

更有利。劉少奇將中央的意見轉告宋慶齡，當時王光美在場，她看到宋慶齡顯得很失望。這一幕深深印記在王光美心裡。「不能在她臨終之前讓她實現這個心願？」王光美決定試一試。

她馬上驅車來到中南海，求見當時的黨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胡耀邦正在中南海瀛台會客。王光美就坐在勤政殿裡等候。過了一會兒，胡耀邦出來了，把王光美請到會議室。王光美對他說：「我剛剛去看了宋慶齡，她已經病危了。」胡耀邦吃驚地說：「不是說好一點了嗎？」王光美說：「不知道人家怎麼向你報告的，可是我覺得很嚴重。我想向黨報告一件事……」接著，她講了關於宋慶齡要求入黨的那件事和自己的想法。胡耀邦聽後，當即答覆道：「你可以問問她，看她還有沒有這個願望。」

有了胡耀邦這句話，王光美決定探問宋慶齡。當時母親節剛過去幾天，她收到劉平平從美國寄來的一張祝母親節日快樂的賀卡，上面印著外國畫，祝詞也是用英文寫的，抬頭沒有寫母親的名字。王光美知道宋慶齡喜愛孩子們送的小禮物，便帶著這張賀卡，再次來到宋慶齡的住所。這一天，宋慶齡神志清醒，一見面就認出了她。王光美非常欣喜，連忙拿出那張卡送給她：「您看，這是平平從美國寄來的母親節賀卡，您收下吧！」接過賀卡，宋慶齡慈祥地笑了。

趁宋慶齡神志清醒，王光美輕聲細語地對她說：「少奇同志在世的時候，我知道當時黨中央很信任您，對您評價很高。現在小平同志、耀邦同志也都對您有很高的評價。當年您曾當面對少奇同志提出入黨要求，不知道您現在是不是還有這個要求？如果有，我立刻報告黨中央。」當著眾人的面，宋慶齡「嗯」了一聲，點了點頭。王光美淚如泉湧，親吻了她，深情地說：「親愛的慶齡同志……」

王光美趕緊跑下樓，通過宋慶齡的秘書撥通了胡耀邦的電話：「我剛才問了，宋慶齡同志要求入黨！」胡耀邦當即回答：「好！這件事你就辦到這裡，以後的事我們來辦！」放下電話，王光美如釋重負。

當天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作出決定，接受宋慶齡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第二天，全國人大常委會舉行會議，決定授予宋慶齡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榮譽稱號。五月二十九日晚上八點，宋慶齡因病醫治無效去世。王光美聞訊，當晚趕到宋慶齡的住所，表達自己的哀思。聽宋慶齡身邊的人說，去世前幾天宋慶齡還在念叨著劉平平，得知自己被批准加入中國共產黨，她非常欣慰。王光美淚流滿面，感到一絲欣慰：終於幫宋慶齡了卻了一樁心願，最後為她盡了一份心。

回到家裡，王光美含淚寫下了六千多字的文章《永恆的紀念》，深情追思宋慶齡。





## 和掏糞工人家庭的友誼

時傳祥是北京市崇文區的一名掏糞工人，1959年被評為全國先進生產者。在同年十月二十六日全國「群英會」上，劉少奇和他親切握手，對他說：「你掏大糞是人民的勤務員，我當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務員，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隨後把自己的英雄金筆送給他，鼓勵他多學點文化。第二天，劉少奇的這番話連同他和時傳祥的合影刊登在《人民日報》上。時傳祥一時成為全國名人。

「文革」中，劉少奇被打倒後，時傳祥受到牽連，造反派說他是劉少奇的忠實走狗，背叛工人的工賊，被批鬥五百多次。一九七一年十月，身染重病的時傳祥被遣送回山東老家。一九七三年春節，聽說劉少奇含冤去世，時傳祥悲憤加交，精神一下失常。一九七五年五月，他因病在北京去世，死的時候才六十歲。

王光美出獄後，得知時傳祥的遭遇，非常悲憤。後來聽說時傳祥得到了平反，她馬上寫信給時傳祥的妻子崔秀庭，表示慶賀。一九八〇年五月，劉少奇追悼大會召開的前兩天，她叫劉源把大會通告親自送到崔秀庭手裡，崔秀庭派他兒子參加了追悼大會。

一九八二年，王光美在全國五好家庭表彰大會上見到了崔秀庭。她握著崔秀庭的雙手，真誠地說：「你的家庭主要是因為我的家庭而受到牽連，想到你們全家跟著我們遭受不幸，我心裡很是不安……」

一九八三年四月，得知崔秀庭六十歲生日，王光美帶著一個生日大蛋糕和兩瓶精製葡萄酒，早早來到崔秀庭的家，專程為崔秀庭祝壽。兩位老人一見面，就緊緊地擁抱在一起，凝望著牆上掛著的劉少奇和時傳祥的合影照片，她們都禁不住淚花閃

燦。王光美對崔秀庭說：「崔大姐，咱們不去想那些了，少奇同志和老時看到我們這樣會不高興的。」

在生日酒席上，她把崔秀庭讓到首座，端起酒杯，說：「老崔同志，我首先向你敬酒，祝你六十歲生日愉快，福壽如意！」隨後，她品嚐了崔秀庭親手做的炸藕盒、炸茄盒，對時家四兄妹說：「我祝願你們兄妹四人，紮根首都環衛事業，永遠當好城市的美容師。你們的父親不在了，你們要發揚父輩的光榮傳統，如蓮花、似藕塊一樣，純正高雅、潔白無瑕。」

此後一九八五年、一九八八年、一九九四年，王光美多次光臨這個掏糞工人的家庭，給崔秀庭拜年、祝壽。崔秀庭也經常叫自己的子女，到王光美家問候……兩個家庭保持了二十多年的親密來往。時傳祥的子女都親切地稱王光美為「光美媽媽」。他們每次去都帶些山東紅棗、花生，有時是一盆花，或是「六必居」的小鹹菜，他們自稱「小鹹菜看大領導」。但王光美很高興，也很欣慰。每次聽到時家子女在工作上取得了成績，她總要表示一番祝賀。

二〇〇六年春節前夕，時傳祥的兒子時純利到醫院看望重病住院的「光美媽媽」。他一進門，王光美就雙手抱拳說：「小時，給你拜年啦！祝你們全家大人小孩兒都好！」聽說時純利已升任北京市總工會副主席，王光美高興地說：「好啊，你父親當年是全國劳模，你搞工會工作代表職工的利益，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為大家辦實事。這是很好的工作，也是為人民服務的工作。」





## 特殊的「外姓家人」

在王光美家裡有一位特殊的家庭成員。她不姓劉，也不姓王。她就是劉少奇家的恩人、小小的「義母」趙淑君。

趙淑君是一九五八年調到劉家當保育員的。她是北京郊區一名農村進步婦女，早年喪夫，一生未再嫁。到劉家後，一直精心照料劉家幾個年幼的孩子。一九六七年夏天，劉少奇和王光美身處逆境，預感更大災難即將來臨，便把他們最小的女兒、當時才七歲的小小鄭重地託付給了趙淑君。這年九月，趙淑君被攆出了中南海，後來到北京的一家鎖廠當工人。在以後的五年裡，她忍辱負重，含辛茹苦，像母雞護小雞一樣養育、呵護小小。直到一九七二年，政治形勢稍有緩和，她才把小小交給她的哥哥姐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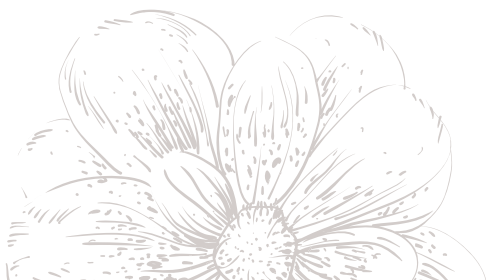
王光美出獄不久，便找到了趙淑君，一再感謝她幫劉家養育了小小。趙淑君退休後，王光美看她孤身一人，就說：「反正你也是一個人，就來我們家一起住算了。」趙淑君和劉家人感情深厚，和王光美也合得來，便答應了。從此，她和王光美就住在一起，成了劉家的外姓成員甚至半個主人。

王光美比趙淑君大五歲，一直把她當成自己的親妹妹，家裡有什麼事情，還經常和她商量，每次照全家福的時候，都要拉上她一起合影。二十多年裡，兩位老人相依為命，和睦相處。趙淑君有抽煙的老習慣，王光美從不嫌棄，有時還給點錢讓她買煙抽。二〇〇六年六月，花明樓劉少奇紀念館請王光美去驗證該館徵集到的一批劉少奇的文物。當時，王光美已經臥病在床，不能親自前往，便委託趙淑君代她去驗證。臨別時，她還擔心趙淑君的身體，一再叮囑：「出門一定要注意安全，自己照顧好自己。」

王光美的子女也非常敬重她，親切地叫她阿姨。他們每次回

家，總要到她住的房間問寒問暖。小小對她更是孝敬，要是聽到什麼人說「義母」的不是，准會站出來與別人爭論一番。趙淑君經常欣慰地說：「我照顧了他們一段時間，今天想想，真覺得值。」

趙淑君當年離開中南海時，經「專案組」的人同意，特意挑選了劉少奇使用過的一隻舊箱子裝東西。「文革」中，她一直完好無損地保存了它，「文革」後，她把它交還給了王光美。後來，王光美又把它捐給了西柏坡革命歷史博物館。一九九六年，為了給「幸福工程」捐款，王光美將家裡的一些古瓷器拍賣。拍賣結束後，她從拍賣款中拿出一萬元，鄭重交給趙淑君，說是為了感謝她保存文物有功和對劉家人的恩德。但趙淑君沒有要，把這筆錢也捐給了「幸福工程」。





## 和毛家後人聚會

二〇〇四年初夏的一天，一場特殊的家庭聚會在北京一家飯店舉行：毛澤東和劉少奇兩家三代人相聚一堂，把酒言歡。參加聚會的，劉家有王光美和兒子劉源、女兒劉亭亭；毛家有毛澤東的女兒李敏和李訥、女婿王景清、外孫女孔東梅、外孫王效芝。

這場特殊的家庭聚會是王光美促成的。前些日子，李敏和李訥登門看望了患病在身的王光美。王光美就惦記著，想去回訪她們姐妹倆，可身體一直不好，走不動，便對劉源說：「你組織一下，我們兩家聚一次吧。這是兩家的聚會，不要麻煩秘書和別人。」在母親催促下，劉源打電話約請毛家人，確定了聚會日期和聚會地點。

儘管身體有病，王光美還是堅持讓女兒攙扶著來到飯店。孔東梅後來回憶說：「那天慈祥而超然的光美奶奶看著在座的孩子們，孱弱清瘦的面龐上泛起紅暈，顯得那麼幸福，那麼美麗！」她微笑著對李敏和李訥說：「你們倆身子都弱，年齡也不小了，要多注意才是。」她向姐妹倆舉杯：「你們多保重！」隨後轉過頭對孔東梅和王效芝說：「祝孩子們有出息！現在我是這兩家唯一的長者了，你們都是我的兒孫，你們一切都好了，我才能放心。」

席間，王光美還詢問毛澤東的兒子毛岸青一家的情況，說：「我從報紙上看到新宇生了個兒子，非常高興，希望能找個時間也跟他們見見面。」

據孔東梅回憶，那天，王光美很少進食。毛家人感到不安，王光美說：「我回去吃一點麥片粥，不必擔心。」大家邊吃邊聊，說起了住在中南海時的有趣事件，洋溢著親密的友情。劉源和王效芝推杯換盞，頻頻互敬，不到半小時，就半醉微醺，說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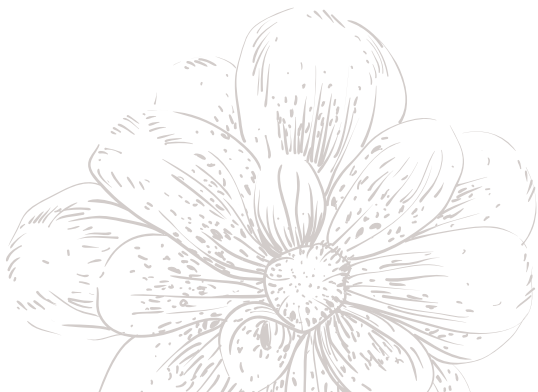
咬字不清了。孔東梅時不時逮住他們的口誤調侃，逗得大家直樂。

聚會持續了兩個多小時，兩家人盡興而歸。

這場特殊的家庭聚會經媒體報導後，有人喝采，也有人表示不理解：劉少奇和王光美以及他們的家人是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受害者，而王光美在「文革」中的災難更是江青一夥陷害造成的。在許多人看來，劉家人特別是王光美必定對毛家人耿耿于懷，老死不相往來。

其實，事情並非一些人想像的那麼複雜。早在一九七九年，聽說毛澤東和江青的女兒李訥身患重病，生活非常困難，出獄不久的王光美就帶著趙淑君一起去看望李訥，幫助她安家，做家務。一九八四年，李訥與王景清結婚，終於有了一個穩定的家，王光美還表示了祝賀。後來，她經常帶著不到十歲的王效芝到游泳館游泳。晚年，王光美促成毛、劉兩家後人聚會，應該是出於長輩的寬仁情懷，也應該是出於智者的博大胸懷。

二〇〇六年十月，王光美去世後，孔東梅寫了一篇《大愛無言》的文章悼念老人：「如果說，與少奇爺爺的風雨同舟，令世人對光美奶奶深表欽佩，而對外公後代的無私幫助，則使我們對光美奶奶的博大胸懷肅然起敬。」





## 晚年的安寧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開庭審判江青等十名反革命集團成員時，王光美親自到法庭旁聽。次年一月，特別法庭對江青一夥作出判決後（江青被判死緩），王光美寫文章表達了自己的激憤心情：「林彪、江青一夥是千古罪人，就是死十次，也不足以平民憤……這不是我一個人的心情，而是億萬人民的心情。我們與林彪、江青一夥的仇不只是家仇，而是國仇民仇，不共戴天。」

到了晚年，再談到江青的時候，王光美的心情平和了許多。有一次，一位元媒體記者問她，「文革」中因為江青的陷害吃了那麼多苦，如今還恨不恨江青。王光美平靜地回答：「我和她真不是私人恩仇……」

對歷史偉人毛澤東，王光美由衷地崇敬。「文革」後，她多次在公開場合自稱「毛主席的學生」。晚年，她家客廳的正牆上，一直掛著一九六二年毛澤東看望劉少奇家人的合影。

「文革」期間，不少人受矇騙或為時勢所迫，參與了對劉少奇和王光美的批鬥或迫害，自中央對這段歷史作出結論後，王光美再也沒有追究。「文革」初期，王光美還住在中南海的時候，曾有人教她的小女兒小小當著她的面唱打倒劉少奇的兒歌。在王光美晚年，有記者問這個人是誰。王光美說：「我不想去追究了，因為如果我追究的話，這個人就要倒楣了。事情都過去了，何苦再讓一個人倒楣呢！」

王光美對曾經傷害過劉少奇的子女更是寬容為懷。「文革」中，繼女劉濤受江青一夥的矇騙和利誘，寫過大字報攻擊父親，給劉少奇造成極大傷害。「文革」結束後一段時間，王光美一時難以釋懷，曾經冷淡疏遠過她。後來劉濤表示了懺悔，王光美最後還是原諒，並接納了她。為此，劉濤非常感激、敬佩母親：「媽

媽總是說，過去的事兒就不要再說了。她是在用她的母愛來溫暖我的心。」

王光美選擇了寬容，但並不意味著她忘記那段歷史。正如女兒劉亭亭所說「只是儘量不去想它，完全忘記是不可能的」。事實上，王光美晚年每次接受採訪，只要記者問起，她總會客觀地回憶自己的遭遇和感受，並冷靜地表達自己對那個時代的反思：「所以我覺得我不贊成搞運動這種形式，……因為那造成的損失太大了，好壞不分，誰也控制不了。」

劉亭亭最瞭解自己的母親。「我曾經對她說，你住監獄十多年，要在美國，不可能有人相信你心理上沒受刺激，沒有毛病。可實際上因為她的性格比較豁達，她只看將來，對過去她也回顧，但她沒有沉浸在過去的影響中，不覺得那是一個很大的思想負擔。她對別人的醜惡面不太記得，因為她覺得當初的境遇是由一個社會時代造成的，是一個集體活動的結果。她從來沒跟我說過任何人的壞話。我有時候問她，比如說文化大革命中，誰對你怎麼樣，她從來不談這方面問題，她從來不把自己的受難看成是一對一，誰和誰有仇，或者有怎麼樣的私人恩怨。」

寬恕和寬容，給王光美的晚年生活帶來了內心的安寧，內心的安寧使她得以平靜和諧地度過自己的晚年。

王光美愛好依舊廣泛，喜歡攝影、京劇和中外音樂，對芭蕾舞劇，尤其是對《天鵝湖》更加偏愛。她年輕時喜歡跳舞，後來年紀大了，腿腳不靈活了，就改成每天傍晚散步半個小時。游泳的愛好也一直保持著。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她每年暑期都要去北戴河，在深海中暢遊。即便到了耄耋之年，她一周也總要去釣魚臺游泳兩三次，每次遊個二十分鐘。這些愛好和活動給她帶來了無窮的樂趣。



王光美一直保持了喝白開水的習慣。這個習慣是在和劉少奇一起生活時養成的，那時，劉少奇喝茶都是自己付錢，所以她也不喝他的茶，只喝白開水。在飲食上，王光美以清淡為主，喜歡吃五穀雜糧和蔬菜、水果，而且喜歡吃甜食。她不沾煙酒，過節喝一兩口葡萄酒就滿臉通紅。

一九八九年王光美被查出患了乳腺癌，做了一次手術，之後化放療，五年後再沒有復發。有人曾問她是怎麼戰勝病魔的，她說，飲食養生、適當鍛煉，但更重要的是意志、信念和好心情。上世紀九〇年代末，王光美家遭不幸：劉平平生病，成為植物人，王光美心疼得兩次住院，但最終挺了過來，並把平平從醫院接回家照料……

這位大起大落、經受一次次磨難的世紀老人活到了八十五歲高齡，平靜地離開了人世。

